



哥哥带我读春联

王阿丽

小时候过春节,到了除夕那天,我最喜欢的事便是跟着哥哥们,走街串巷读春联。

印象最深刻的,是有一年除夕的中午,帮爸爸贴好春联后,大哥把他那本旧字典和笔记本、圆珠笔,一股脑儿塞进书包,带着我和二哥开启了“乡村读春联之旅”。

出门右转,就是巷头的秦叔叔家,柴扉上已经贴好红红的春联。

“我先读,我先读!”喜欢逞能的我抢先开口:“天秦地秦三阳秦,家人和万事和。”

“哎呀!你怎么把‘泰’字读成了‘秦’字?”二哥赶紧纠正。

“秦叔叔的门上写着‘秦’,不是正好吗?”

“别争了,你自己看!”我接过大哥递过来的字典,顿时哑了!

村南的赵叔叔家,青色的院墙,红褐色的木门,上面贴的春联是:一人当兵,全家光荣。春联上还画了两朵大红花。赵叔叔的儿子在新疆当兵,已经六七年没回家了。打小就崇拜军人的二哥,对着大门举起右手,模仿着电影中潘冬子的样子敬了个礼。

梅老师在公社中学当老师,村里的春联大多出自他的手。他家门前腊梅花开得正盛,门上贴的春联是:爆竹一声除旧岁,梅花几点送新春。“这梅花好香啊!”对腊梅情有独钟的我读着春联,嗅着梅香,即使哥哥们拽我,也舍不得离开。我们的声音惊动了主人,大门“吱呀”一声开了,梅老师把几枝梅花递给我:“丫头,回去插瓶子里,能开十几天!”我接过梅花,高兴得一跳老高。

读春联时,大哥发现友权叔叔把厨房的春联贴到了大门上:“一人巧做千人食,五味调和百味香”。我们告诉了友权叔叔,他挠着头说:“我这大字不识一个的,让孩子们见笑了!”于是,我们帮着友权叔叔重贴了春联。临走时,他说:“过完年,还得让毛蛋去学校!”前段时间,当教师的妈妈几次上门做友权叔叔的工作,让他家毛蛋去上学,可惜一直没说通。没想到,我们意外地帮妈妈完成了任务。

这么多年过去,我虽然早就远离了故乡,但每到年底,我都会想起童年时那火焰一般映红了村庄的春联,想起哥哥们带我读春联的趣事,仿佛那些单纯而美好的时光仍在眼前……

故園情深

故乡的酱梅肉

王晓棠



做早餐时,戴上耳机听清代文学家袁枚所著《随园食单》之粉蒸肉,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吃酱梅肉的情景。

在我的太原老家,也有一道传统蒸菜——酱梅肉。五花肉淋上腐乳上笼蒸熟,深酱色的肉块浓香四溢,泛着油亮的深红色,嗤嗤作响。来北京工作后,也吃过不少大餐,但总是对酱梅肉心心念念。

从有记忆以来,厨房里总有父亲忙碌的身影。父亲的厨艺高超,虽然是用最简单的食材,最平常的烹饪方法,但他做的饭菜总是那么香美可口,哪怕是熬一锅小米粥,炒一盘西红柿,做一碗面条,也让全家人吃得心满意足。就是这些寻常的味道,潜移默化地刻在我的生命里。

记忆中,酱梅肉是过年才能吃上的一道菜,我和弟弟也因此特别盼望过年。大年初一大清早儿,父亲会蒸一大盘酱梅肉。我和弟弟就耐心地守在锅边等待。刚出锅的酱梅肉香气扑鼻,还滋滋地冒着热气,在父亲一叠声的“小心烫!”的叮嘱中,我们香得恨不得连舌头一起吞下去。

因为吃酱梅肉,我还哭过一次。那是我刚上小学的一个春节,父亲买来了五花肉和酱豆腐,我在灶台前看父亲忙碌着做酱梅肉,便不住地咽口水。可好不容易等酱梅肉蒸出来,父亲却拿出一个铝饭盒,说要给隔壁的孤寡老人分一半。眼看着马上到口的酱梅肉越来越少,不懂事的我忍不住“哇”地哭出了声。母亲在一边安抚我,想到隔壁那个常给我讲童话故事的老太太平常对我们的慈爱,小小年纪的我,也渐渐地释然了。

转眼又到年尾,胡同里充满了浓浓的年味儿。有人说,人的味蕾,是父母从小植入的。这话不错,酱梅肉就是父亲植于我心中的美味,不论我走到哪里,只要想起父亲的酱梅肉,仿佛时光打上橘黄的滤镜,铭刻着安心、幸福。那是父亲的味道,是让我无法忘怀的家乡味。

当我也做了妈妈

小时候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好,可妈妈的厨艺不错,总有办法把家常便饭做得有滋有味。哪怕是一盘萝卜丝,一碟咸菜,母亲也能做到色香味俱全。看我们姐弟几个吃得香喷喷的,妈妈满脸微笑。

那时候,每次放学回到家,总是扔下书包就直奔厨房,直到上了高中,每周六回家,我都像是饿汉遇上了宴席,一番狼吞虎咽,风卷残云。妈妈看着我的吃相,常常心疼地说:“霞呀,慢点吃,别噎着了。”

工作后,我也开始学着做饭。可总是做不出妈妈的味道。再后来结婚了,我发誓要苦练厨艺,开始留意电视

里的烹饪节目,还从网上买了菜谱,然而半年下来,厨艺还是没什么长进。

我满腹不解,跑回娘家向妈妈讨教,可妈妈说:“哪里有什么秘诀,做饭嘛,不要光想着自己爱吃什么,而要想想着别人爱吃什么。不是说‘酒肉朋友,米面夫妻’吗?提高厨艺还得从家常饭练起,看菜谱不顶用。要说有什么经验,那就是要用心,手到、心到、情到,时间长了,自然就可口有味了。”看着我着急的样子,妈妈安慰我:“等你有了孩子就懂了。”

时光荏苒,当我也成为妈妈,每天提着篮子在菜市场挑来拣去,真是恨不得把所有对孩子有益的东西都买回

记忆中的年味

于倩倩

“千家万户庆团圆,千杯万盏贺大年……”一首悠扬、悦耳的《春节序曲》从电视机里传来,年近了,记忆里年的味道逐渐飘散开,像袅娜不断的炊烟。

小时候特别喜欢过年,因为有好东西吃,有新衣服穿。农村过年特别热闹,忙年也成了家家户户的标配。

忙年的第一步是打扫卫生。“腊月二十四,掸尘扫房子”,其用意是要把一切穷运、晦气统统扫出门,这一习俗寄托着人们辞旧迎新的愿望和祈求。每逢这一天,家家户户都要打扫卫生,刷洗锅碗瓢盆,拆洗被褥,洒扫庭院,拂去房屋墙壁和墙角的灰尘。

在山东老家,过年前要烙足够一个正月吃的煎饼。这项劳动费时费力,一般都是心灵手巧的母亲去做。先把小麦、玉米等粮食淘洗干净磨成面粉,第二天,把面粉倒在一个大盆里加水搅拌,然后双手捧起团成球形,最后沿着烧好的鏊子边缘往前滚动。鏊子上立刻升腾起一片白色的水汽,散发出粮食诱人的香味。随着速度的加快,煎饼的面积越来越大,直至看不见鏊子顶,一张又大又圆的煎饼就烙好了。

烙完煎饼后最大的工程就是包饺子,剁馅时,只见菜刀上下起落在案板上发出咚咚的声响,应和着邻家小院剁馅子的声音,好像一首激昂的乐曲,在迎接新年的到来。

包完水饺后,家家户户还要酥菜。酥菜也叫过油菜,包括土豆块、山药条、萝卜馅丸子等。酥完菜紧接着炒瓜子、花生,用来招待初一拜年的乡邻。

贴春联是忙年的最后一个步骤。除夕,各家各户都开始贴春联了,贴完春联要放鞭炮,之后,很多人家还要在自己大门前放一根棍子,俗话说做“拦门棍”,意思是让自己的钱财不要往外流。

俗话说“忙得没有年三十了”可能就是忙年场景最贴切的比喻,忙得人们脚不沾地,忙得人人笑逐颜开,忙着忙着年就到了。

最有意思的是大年初一去拜年。天刚蒙蒙亮,大街小巷就有成群结队的人去给没出五服的长辈拜年。走进堂屋跪下磕头,嘴里还念叨着:“过年好!我来给您拜年了!”长辈早已高兴得合不拢嘴,抓起花生糖果就往我们手里塞,每个人拜完年兜里都是满满的……

这就是我记忆中年味道,它是童年的味道,是母亲的的味道,是抹不去的乡愁的味道。那种味道很香,很甜,很温馨,又夹杂着些许淡淡的忧愁。时间流转,我们在一个又一个新年里穿梭辗转,可无论时光怎样流转,时代如何变迁,我心中的年味永远没有改变。

姜海霞

